

卡夫卡文集

城堡

「第一卷」 高年生 译

Kafka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卡 夫 卡 文 集

城堡

「第一卷」

高年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夫卡文集. 第1卷, 城堡/(奥)卡夫卡(Kafka, F.)著; 高年生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11 (2003. 12 重印)

ISBN 7-5327-2725-4

I. 卡... II. ①卡... ②高... III. ①卡夫卡, F. (1883—1924)—文集
②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2470 号

FRANZ KAFKAS WERKE

In vier Bänden

Erster Band

DAS SCHLOß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卡夫卡文集

第一卷

城 堡

[奥地利]卡夫卡著

高年生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3 字数 280,000

2002年11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3次印刷

印数: 8,201—11,300册

ISBN 7-5327-2725-4/1 · 1577

定价: 17.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环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高年生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坛上出现了一位旷世奇才，几十年来几乎无人能与其相比，他就是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他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始终以沉静内省的姿态思悟人生的价值，寻索人类精神的家园，在文学的田野上苦苦地耕耘，为人们创作了大量独特奇妙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他的创作对当代各国文学起了很大的影响，本世纪以来活跃在世界文坛上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精神文学流派，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文学等，几乎都可以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找到自己创作方法中某些特征的渊源。因此，他当之无愧地被尊称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幼时受的是德语教育。1901年入布拉格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后来迫于父命改学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起在布拉格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供职。1917年患肺病，1922年病休。1924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终年41岁。

卡夫卡短暂的一生充满了不幸。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社会生活环境，他的家庭都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正是奥匈帝国的末期。当时在布拉格，民族矛盾、

政治矛盾十分尖锐，帝国摇摇欲坠，“山雨欲来风满楼”。作为犹太人，卡夫卡与斯拉夫人没有什么来往，而布拉格的多数民族是斯拉夫族；他受的是德语教育，这使他与周围的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他既不是完全的奥国人，也不是捷克人。他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性格刚强，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对自己唯一的儿子态度简单粗暴，作风专横。卡夫卡从小就感到来自父亲的压力，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在《致父亲的信》中，他把自己的恐惧感、负疚感和不善生计都归之于父亲的影响。父子冲突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曾三次订婚，又三次主动解除婚约，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只是在他去世半年多以前才与一位名叫多拉·迪阿曼特的年轻犹太女子同居。卡夫卡的生活环境以及他内向的性格，使他把写作作为唯一的精神寄托。

卡夫卡是一位勤奋的业余作家。他自幼喜爱文学，中学时代就开始阅读易卜生、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人的著作。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并常与同学马克斯·布洛德参加布拉格的一些文学活动，从1909年到1912年曾几度结伴去巴黎、苏黎世、魏玛等地参观游览。他受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影响颇大，也研究过中国的老庄哲学。他于1908年开始发表作品。1915年，作家卡尔·施特恩海姆把他获得的冯塔纳文学奖转让给卡夫卡，以表彰他的短篇小说《司炉》。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和《城堡》，还有大量书信、日记、随笔、箴言等，但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十分严格，对大多数作品不甚满意，生前只发表了极少的一部分。他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洛德销毁他所有未发表过的手稿并永不再版已发表的作品，但布洛德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将卡夫卡的所有作品整理出版。可惜很多作品在此以前已被他的女友按照他的愿望烧毁了。1935年至1937年出版了六卷集，1950年至1958年又出了九卷集。自五十年代起，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卡夫卡热”，作家们纷纷模仿借鉴卡夫卡的创作手法。学术界也掀起了研究卡夫卡的热潮，声势越来越大，历久不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的作品，将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理所当然地被列为不朽的经典之作。

除三部长篇小说和七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外,不少书信、日记、箴言、寓言、随笔等,同样闪烁着他独特而深邃的思想光芒,它们是了解卡夫卡的思想、性格和写作背景的宝贵资料。为了让广大中国读者对卡夫卡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编选了这个文集,共分四卷,收入作家的作品共一百二十余万字。具体编排如下:

第一卷:《城堡》

第二卷:《诉讼》、《美国》

第三卷:《中短篇小说》

第四卷:《书简·书信、日记、谈话、箴言、剧本》

本书全部根据德文译出,绝大多数都是新译。担纲主译的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德语教授和讲师。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谢莹莹教授不顾病痛折磨(数年前她因重病致残),在轮椅上翻译了卡夫卡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并为本书撰写了介绍卡夫卡的长文;倘若卡夫卡地下有知,恐怕也会为这种执著的治学精神所感动。中国德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祝彦教授也不顾年迈体弱,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在此谨向参加本文集翻译和校对工作的所有同志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这套文集由高年生教授编选,由于时间紧迫,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不足之处,尚希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2001年3月20日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Kafkaesque

——卡夫卡的作品与现实

谢莹莹

—

假如卡夫卡知道他的作品在他的身后会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围绕他的作品会有那样众多的不同见解，他会怎么想呢？有人奉他为荒诞派文学的始祖，有人予他以现实主义作家的桂冠；有人批评他是虚无主义者，有人尊他为圣人先知；有人认为他表达了存在主义的思想，有人认为他作了社会批判的工作；有人考证出他所描写的多为有根有据的人、事、物、地，有人则认为他叙述的完全是梦幻，并且是噩梦；有人认为他有预言的天才，他所描写的，在后来真实的历史上——重现，有人则认为他的作品完全超出时空，没有历史和社会的定位点；有人指责他只见到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有人则认为他的作品直指人类生存的基态；有人从他作品中探索出许多意义，但也有人提出可解与不可解的质疑。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曾经禁止他的作品出版，然而他的作品仍以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现。在所有关于作品内容上、意义上的争执背后，有一点是为读者和研究者、评论者公认的，那就是作品的高超的艺术性和美学上的震撼力。假如卡夫卡能够预知这一切，他还会写下遗愿，要好友布洛德将他所有遗稿连同书信都烧毁吗？这真是我们无法得知的，也无法想象的。我们只该为他

的遗愿未能实现而庆幸,庆幸我们能读到这样独特完美的作品。卡夫卡作品的独特完美和它难以攻破的系统同数学上的猜想有相似之处。它像一个坚固的城堡,不易找到攻入的缺口,找到了缺口,又使人像进入迷宫。作者设立的悖悖矛盾,使用的比喻象征和叙述角度、叙述方法使人跟着作品转,有时转来转去仍像在原地踏步。有时虽也柳暗花明,然而一村之后尚有一村,使人总也歇不下来,几乎每一句话都引起对下一句的期待,对悬念,越是难以解释,越是吸引人去解释。幸好,文学研究没有数学研究那样严格,解读作品主要在于这种读法是不是可能成立,而不在于对或错。当然不能强词夺理随意附会。但是只要一种读法和作品其他内容不产生矛盾,它在诠释学上便应是合理的,应是一种可以成立的解读。一种可能的解读并不排除其他可能的解读。

卡夫卡的作品同数学上的猜想还有一相似之处,它们看起来抽象神秘,事实上与我们的生活现实关系密切。 $1+1=2$ 的证明是那样的抽象,与现实的距离那么遥远,同我们似乎无关。乡下人到法的门前要求入内,守门人告诉他,现在不行,乡下人终其一生,等在法的门外,而最后守门人告诉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可以进入这扇门,它是只为他一人而设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自相矛盾,表面上看来同我们有什么关系?然而数学定理描写的此与彼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卡夫卡作品所描写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人的生存、人和自己、人和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往往使读者发觉,原来事情的本质就是这样。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是卡夫卡的世纪,从文学意义上看来可以这么说,因为时至今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是哪一种流派,在他之后的作家,有许许多多的人受到他的作品的影响。从现实意义上来看,人们更有理由这么说,因为“卡夫卡笔下的官场和世界结构反映了二十世纪的社会秩序”(埃姆利希文,载《论卡夫卡》,356页)。人们在他的作品中读出了二十世纪人所置身的境地的真实。他的名字已演变成一个形容词,并且成为日常用语而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中了。少数世界名著中的主人公,由于他们的人生态度、特殊性格以及角色功能,他们的名字被打上深深的印记而代表某种意义,譬如阿Q、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等等,提到他们时,至少受过教育的人大都知道是什

么意思,这些名字几乎已成形容词。而一位作家本人的名字,由于他的作品
的总体精神而成为一个普通用语,这在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能
与之相比的可能是 1994 年 3 月去世的尤内斯库,不过因为 Jonescoesque
佶屈聱牙,这字流行不起来,人们只好用“这纯粹是尤内斯库”来表达。而
Kafkaesque 已独立成为一个普遍被使用的词。

使用 Kafkaesque 一词的人并不一定读过卡夫卡的作品或者知道他的
生平,不过这个词的起源自然与作品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它表达的是
卡夫卡作品散发出来的一种特殊气氛以及这种气氛在读者心灵上引发的
感受和联想。最初指的是作品的风格和影响,不久就被扩大应用于现实
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和现实中某些状态。在三十年代末期,当这个词出现在
英国报刊上的时候,令人感到陌生,然而它慢慢地流传开来。从英国到
美国、法国,战后再传到德国,它也流传于北欧、西欧、拉美,接着就传到东
欧、日本。到了今天,它已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生根,成为语言中永久的
组成部分了。

各种语言中 Kafkaesque 这个词意义相近,但不完全相同。英语中,
它被毫无分别地应用到任何一件不可理解、不可思议、十分隐晦的事件
上。法语中多半指工作方式非理性化,没有透明度,令人感到压抑的官僚
作风和政治体系,特别是后一种意义,现在是越来越流行了。意大利语中
指明它的同义词为“忧虑、疲惫、痛苦、不安”,特别指时代的恐惧感。在北
欧,这个词的意义包罗万象,与美国、德国的使用状况相似。在东方的日
本,这个字读成 Kafkaesuku,表示当前社会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和作风,
一般用以说明难以明白、错综复杂且非理性的事件。日文接受外来语十
分迅速,也很方便,只须照搬原有的拉丁拼音字母,按照本国文字规律略
为加以变动即可,或者不必变动。中文外来姓名的翻译多为音译,一音多
字,常造成译名的不统一,所以译名不那么方便,而名字成为形容词,写成
中文就更费事了。Kafkaesque 在中文中尚未流传开来,这不但是因为中
文难以像日文那样直接将音搬过来,更因为中国对卡夫卡作品的接受比
较晚,比西方晚了三十年,比东欧晚了二十年。现在在报刊杂志中偶尔见
到“卡夫卡式”一词,但一般读者可能并不大知道它的意义。在卡夫卡的

故乡布拉格,此词早在1951年至1965年之间便开始使用了。当苏军进驻布拉格(1968),布拉格之春被摧毁之后,这个词就更加流行了。当时捷克人所受到的压制,所感受到的悲愤与恐惧,以及许多人的命运在一夜之间的变故,大概只有用这个词来形容最为恰当了。它在捷语中指荒谬不可思议,像噩梦般的事件和状态。人们卷入一件小事,而在这似乎无关紧要的事件中感到无比困惑,并且在这事件中越陷越深,终致于精疲力竭,却还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部门、哪一条律法、哪一股力量在左右着这件事。

总的说来,Kafkaesque除了文学意义上理解为卡夫卡的写作风格外,一般的理解是指人受到自己无法理解无法左右的力量之控制和摆布,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能以理性和逻辑去解释的荒诞神秘的境况中,内心充满恐惧、焦虑、迷惑、困扰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找不到出路;那任意摆布人的力量是出自那样庞大复杂的机制,它又是那样的随意,它无所不在又无所寓形,人受到它的压迫却又赴告无门。

二

世界各国的卡夫卡研究者七十年来花了极大的精力寻找卡夫卡作品的意义,他们的成绩十分可观。许多专家都是饱学之士,拥有扎实丰富的哲学、神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政治、历史的知识,以这些知识为背景研究卡夫卡的作品,以各自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作品内容而对作品作出解释,各成一家之言。研究上有总体和单篇作品的阐释和评论,也有比较研究、影响研究,如卡夫卡与克莱斯特,与尼采,与狄更斯,与克尔恺郭尔,与黑格尔等,或卡夫卡对后来作家的影响;也有就某一现象、某一主题横向研究作品的,譬如异化、妇女、孤独、疾病、动物、幽默、讽刺、写作等等。许多研究从世界观和内容入手,寻找作品中象征、比喻所代表的事物和意义,找出作品中符合自己的观点和理论的部分,都颇能言之成理。卡夫卡的作品本身包含着极多空白位置,因而提供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

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出发点得出不同的结论,即使同一研究方法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以《城堡》为例:或谓城堡是神和神的恩典的象征,K追求的是最高的、绝对的拯救。或谓城堡比喻神,然而K的种种行径都是旨在反对这种现有秩序,想证明神是不存在的。或谓城堡根本不代表神,假若城堡里头有神,这也是一位躲藏起来不让人见的神。或谓K处于基督教义上的信与不信之间,代表没有神可以依赖的人类的悲哀。或谓K的处境就是犹太教、犹太人的处境,一切的努力在于得到非犹太世界的承认。以上种种说法都以神学为研究的出发点,然而结论不同。心理学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城堡客观上并不存在,它是K的自我意识外在的折射,是K内在真实的外在反映,K努力与下意识接触以克服自我精神上的痛苦。以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的研究则认为城堡是荒诞世界的一种形式,是现代人的危机,K被任意摆布而不能自主,他挣扎着,意欲追求自我和存在的自由,他徒劳的努力,代表人类的生存状态。社会学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城堡中官僚主义严重,效率极低,城堡里的官员既无能又腐败,他们之间充满矛盾,可以代表奥匈帝国崩溃之前的官僚主义作风,同时又是作者对法西斯统治者罪行的预感,表现了现代极权统治的症状;K是反叛者,他想建立一个基于人道主义的集体。来自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研究者则认为,K的恐惧事实上来自于个人与物化了的外在世界之间的矛盾,小说将个人的恐惧感普遍化,将个人的困境作为历史和人类的普遍的困境,对于促进社会发展没有益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积极向上的文艺观;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另一些评论则有相反的看法,认为《城堡》中描写的不只是历史的真实,在社会主义世界中也有现实意义,并且K努力克服自己的处境,要求自己的权利,有积极向上的一面。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K努力追求和探寻的,是深层的不可知的秘密,他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或谓城堡的一切出自善意,由于K不了解城堡而不能真正认识它。或谓K的目标不明确,他只是为了寻求而寻求,而寻求是必要的,寻求可以显出生命的强力,可以显出人格的力量。有的专家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详细考证作者生平,以之说明作品产生的背景,指出《城堡》中人物、事件同作者身处的时代社会、家庭、交往、工作、旅游、疾病、婚事、个性

等等有密切的关系。也有结合生平从其他研究入手,认为 K 寻找的是现实生活的稳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有许多学者不赞成套用文学系统之外的理论和概念解释作品,反对仅仅从情节和内容上去寻找意义,反对仅仅从一个角度,以一种观点去解释作品。在他们看来,无论以神学、心理学、社会学、存在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以生平生活为依据的研究,都是脱离文学本身的研究,忽略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美学特性。于是,很早就出现了另一方面的研究方法,将作品作为自主自足的、有自身特殊规律的艺术品来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也颇有成就,研究作品形式、作品结构、叙述角度、叙述者位置、语言使用特点、文体和文体变化、象征、比喻、特征、对话功能、动词时态变化的作用等等;又有从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或结构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将文本本身作为一个体系,从上下文中去理解语言符号的意义,描写各种符号的内在关系、内在结构、建筑风格,说明它们的作用,并以此来分析作品。

专家们也注意版本研究,参照手稿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自八十年代初迄今陆续出版了作品的校勘本和配套的参考资料本,使研究者清楚作者写作过程中的删改状况,清楚某些章节段落的写作时间与先后秩序,清楚人称、人名改变的状况,从而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写作技巧和写作意图,据此对作品有新的研究或者可能作出新的解释。

非专业的读者不受研究者那种必须科学地对待作品的约束,他不为写评论或作研究而读文学作品,他将小说当作小说而不是研究对象来读,为兴趣,为消遣,或为能驰骋于一个虚构的世界而读;为好奇或甚而为求知和寻求一种精神慰藉以及文化认同而读。他享受作品,欣赏作品,感受作品。当他有某种感受时,事实上已对作品作了某种解释,有了某种理解。他的理解也有可能是对作品的“误解”,但这种“误解”只要不强加于人,不强行成为一种大家必须接受的观点,而是个人读书之后的见解,这对作者、作品以及其他读者该是不会造成伤害的。说不定是作品的整体,也可能是单独的一部小说、一个故事,或者也可能是某个情节、某种情境、某一句话触发了读者的感受,使他发现了自己,发现隐藏在自己身上的东

西,发现隐藏在生活背后的真实,发现久远以前的或者未来的世界,发现他原先未知的或仅仅是隐约感到而表达不出的与他切身有关的东西。他在阅读好作品时,会得到一种发现的喜悦,他或许停留在这发现上,这已经是阅读的极大的报酬了。他也可能因此而对自己和自己的处境或周围的一切作出反思,甚至因此而给生命带来新的动力。“真的,情况确实是这样!”“这明明是我的经历!”这是众多卡夫卡读者共有的阅读经验。在文学研究工作者或评论家看来,这种阅读态度可称幼稚。卡夫卡的作品所包含的远远超过这种“幼稚阅读者”的感受。然而读者的感受和联想一代代人在继续着,一个个地区地蔓延着,诸多的感受和联想汇聚成一个词:Kafkaesque。这个词被普遍接受认可,因而流传开来。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发生并且长期存在着,一方面和卡夫卡作品的特性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本世纪的历史现实和社会现实有关。这种现实本身直接促进了卡夫卡的影响,并使卡夫卡作品的接受过程也染上了 Kafkaesque 的色彩。

三

卡夫卡作品的最突出的特征是貌似悖理荒诞,实则真实可信,并且空位极多,读者发挥作用的余地极大。作品出版之初,他的同时代人就认为那是梦幻之作,时至今日,当各种不同的解释都已出笼,已有许多评论者认为他确切而中肯地描写了现实之时,梦幻之说仍时而可见。这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他的许多作品的结构和梦境的结构相似,好像是噩梦的重现。不过,他不把梦称为梦,而将它们直截了当地作为小说现实叙述出来。他以最平淡、最不引人注意的语气和态度叙述与习惯逻辑、与常理相悖的事件和境况,就像那是最平常的事。他叙述的事件和境况叫读者感到不可思议,而叙述者和作品中人物却毫不惊讶。不可思议的事时常出现在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的环境和心态中,悖理的事发生得那么正常合理,它和真实交织在一起。卡夫卡用他巨大的想象力和极强的思想性,描写着人类的存在状态,将毫无心理准备的读者推入一个全新而又似曾相识的世界中,使他在不知所措的同时感到生存的困惑和恐惧,而这种困惑

和恐惧似乎不知道在哪一点上和自己有关。

《乡村医生》中那两匹莫名其妙地从猪圈中冒出来的马和那突然出现的马夫显然并未使要出诊而无马拉车的医生感到惊奇，他坐上马车驰离而去。他不但治不了病人的病，自己还被脱光衣服放到病人床上去，最后坐上马车在茫茫雪海中艰难地慢慢飘泊。他从固有的生活中被抛进了“这不幸时代的霜冻中”，永无回到家的希望。这种新旧时代交替的，旧的信仰丧失，新的秩序未建，个人无所适从的状况也发生在《在流放地》。而个人飘泊在途中永远到不了彼岸却已无家可归的状况又和那个已死去的却仍活着的猎人相似；他躺在小船的担架上，他的小船没有舵手，他永远在飘泊，永远到不了彼岸，而此岸的家园也已无他立足之地，他失去导向，失去立足的处所（《猎人格拉胡斯》）。《回家》中的主人公已回到了家门口，却只能远远地看着家，看着他先前熟悉的一切；他已成陌生人，进不了家门。人的相互交往十分困难，事态又是那样变幻无常。A 要到 H 地去与 B 谈生意，第一天去预谈，来回只各费十分钟；第二天要正式谈了，他一早就出发，到了晚上才到达 B 的住处，而 B 已等得不耐烦而去找 A 了，等到 A 很快地折回家时，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B 愤然离去而发不出声音来留住他（《日常的困惑》）。人经常生活在恐惧之中，一人的妹妹无意间敲了一下大户人家的门，使全村的人为他们兄妹惶惶不安，妹妹逃离了，而哥哥却已惹祸上身，被带进像牢房的小屋里，不知道此生还有无可能逃出这突如其来的悲惨命运（《敲庄园之门》）。《邻居》的主人公整日疑心重重，惶恐不安，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动物和人一样生活在惶恐之中，《地洞》里那只不知名的动物，躲藏在精心设计的洞穴里，仍然时刻担心，认为随时随地会有敌人入侵。

种种生存的困惑、恐惧、焦虑，生存的不确定和无把握，在作品中处处可见。人物想通过婚姻和工作建立一种稳定的生活，而尝试却总是失败的。年老体弱的父亲，已将公司业务交给儿子管理，正当儿子准备成家的时候，父亲却突然变得高大有力，他判处儿子死刑，儿子也就顺从地跳河自尽了（《判决》）。人物离群索居想开始新的生活，他的努力也以患病告终（《回忆卡尔达火车站》）。

人变成动物或动物变成人,都是为了与自我斗争,为了摆脱困境,寻找一种出路,寻找另外的生活方式。一年到头奔波于途的旅行推销员格雷戈尔·萨姆沙早晨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一只甲虫。他在床上困难地翻动身体,心里焦急,害怕赶不上火车耽误了工作,这工作是他赖以养家糊口、奉养父母、培养妹妹的。他以虫的形体用人的思想感情想着自己对家庭的责任,想着他已无法继续承担这责任了。他的家人以及雇主却不再将他当人看,家人将他当作妨害家庭安定生活的大甲虫对待。变形是格雷戈尔的出路,是他在潜意识中为了不再担负家庭重担而做出的反应。然而这一出路导致他的死亡。他的亲人对他的死无动于衷,反而如释重负(《变形记》)。猴子红彼得学人类抽烟喝酒,刻苦学习杂技本事,这是为了能为生存找到一条出路,而不是为了向往自由。他的自由已在他被捕获、被关在笼中之后永远失去了。在茫茫大海之中,即使逃出笼子,也是死路一条。他努力寻求人类社会的认同,表面上似乎是成功了,而在他本性的最深处仍是猴性的,他在心底深处对于人类社会是藐视的(《致某科学院的报告》)。

人不但变成动物,人也变成物。《桥》中的人变为桥,耐心地等待着人的到来,或许是为了达到与人接触的目的,然而接触之中却暗藏杀机,当终于有人来到而走到桥中央时,桥也就塌陷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接触既已困难重重,用语言文字与人沟通达到共识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用多年的时间写成了关于在当地大鼯鼠出现的报告,却没能使人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事件本身也没能引起公众和有关当局的重视。语言似乎是不够用以描写和解释现实的。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和解释可以立刻被另一种理解和解释推翻。《诉讼》中神父和约瑟夫·K对于守门人故事的理解是极为典型的例子。作者似乎是想通过这段辩论,邀约读者对他的作品作不断的挖掘,但更可能是要告诉读者,阐释的问题是多么困难。神父说:“对一事物正确的理解和对同一事物的误解并不完全相互排斥。”这番话正证明了这一点。卡夫卡似乎还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语言到底有没有能力担负表述和阐释的任务。

卡夫卡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总是处于焦虑害怕之中，但他们却是孜孜不息地追寻着，从不间断地思考着，对外界加给他们的力量不断做出反应。即使经历各种挫折，依然怀着极大的希望，而他们却永远达不到目标，寻不到所需要的。当《诉讼》中的约瑟夫·K 清早醒来按铃要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虽然被捕却仍能自由生活，照常工作。然而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被抛进了无穷尽的追寻中，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若有罪，也想弄清楚到底犯了什么罪。然而他始终没能找到申诉的地方，不明不白地被处决了。《城堡》中的 K 离乡背井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在茫茫雪海中，城堡近在咫尺而远在天涯，他既接近不了城堡，又回不了村庄。为了被城堡当局接受，他做出一切努力，当城堡终于可能给他机会的时刻到来时，他却过分疲乏，倒枕大睡而痛失良机。《美国》中的卡尔·罗斯曼被家长逐出生长于斯的家园，只身到新大陆寻求新生活。他的遭遇也多荒诞，常是出人意外，毫无头绪。作者虽然有意让这位年轻的主人公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然而，读者最终仍不能确定，卡尔是不是找到了他所要找的。在《下一个村庄》中，一位智慧的老者不能想象一个青年人怎么可能在有生之年骑着马到达下一个村子。《上谕》中皇帝的使者永远也无法将皇帝的旨意传到臣民那儿，而“你”仍然在等待着得到皇帝的信息。

人物受某种高不可及的力量的摆布和制约，但他们见不到最高权威，他们最多只能见到联络者。《城堡》中 K 到了村庄之后，只听说过西西伯爵，却始终无缘一见，他所能接触到的只是在城堡当差的小人物，他们也不知道上级的工作的实质，甚至不清楚他们的面貌，一切都只能靠猜测。《诉讼》中的约瑟夫·K 始终找不到最高的决定当局，他只能同法庭的仆役、下级法官以及一些与法庭有关系的外围人士打交道，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美国》中的卡尔·罗斯曼明知司炉遭受冤枉，却找不到为他讨回公道的可能性，他自己在新大陆的许多不公平的遭遇也都是出于一些他不明白的原因。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人物在感知权与法的高不可及的同时，也同时感到权与法的关系以及它们的腐败无效，它的机构庞大复杂，办事过程的拖拉延误及其绝对化的权威。卡夫卡在《法律问题》的小

文章中就直接写道：“但是，按照自己不知的法律被人统治，毕竟是极其令人极端痛苦的事。”

小说中那些曲折阴暗的走廊、蜿蜒的房间、墙的四周和地板上堆满文件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不停地响着的电话声、终日忙碌而无人知晓他们在忙些什么的官员、衣着邋遢毫无庄严可言的法官、法的门里一个比一个凶的守门人，一一令人联想起代表法和权的官僚机构。个人陷入其中的情况就像那个原本在公园散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陷入到荆棘丛中的人。听到他的呼救声而前来的公园管理人却告诉他，要救他出来先得找来工人披荆斩棘，而找工人来则必须先得到公园园长的许可。尽管他的眼镜已掉，他的身上到处被划破刺伤，天已渐黑，他心中焦急万分，人家却叫他耐心等待，而他除了等待也别无他法（《荆棘丛》，载于《乡间婚礼筹备》）。这种凶兆重重，而陷于其中的人无法找到出路，周围世界不给他确定的答复的状态，就是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所处的状态。他以各种手段、各种体裁来表述这种焦虑无助、孤独无靠、受制于一种不可名状的巨大力量的状态。

据亚诺赫的记录，他曾和卡夫卡一起参观一个法国国家画展，当亚诺赫说到毕加索是一个故意的扭曲者时，卡夫卡说：“我不这么认为。他只不过是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中的畸形记录下来。艺术是一面镜子，它有时像一个走得快的钟，走在前面。”这一评语也十分贴切地形容了卡夫卡自己的文学艺术特征和价值。卡夫卡的作品和毕加索的画有着同样的审美功能、超前指涉和现实意义。

不管卡夫卡作品文本中的空位有多么多，不确定性有多么强，不管他的作品有多么难解，寓意有多么深邃，包罗面有多么广，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作品与自己切身经历有关的那一部分的意义。每个人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以及个人的特殊性；个人的特殊经历其实也寓于身处的时代和社会之中。只要看看本世纪以来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现状，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什么人们那么容易将自己的处境投射到卡夫卡的作品上，并据此去解释和理解作品。从严格的文学科学研究的立场来看，这种以现实认同文学作品的理解方式即使不算错误也可称之为片面，正是这种片